

魯莽書生李萬居 (二)

鍾楊瑞先

買雙布鞋去當老師

董老師此時六十多歲了，穿着長衫，手肘長管旱煙袋、布鞋，高大清瘦，留一條花白髮辮，充分保持中原古風。萬居他看董老師如此莊重，接近又覺得他老人家溫厚，聽他言語又嚴正，真如論語所說：

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

民國二十三年二月李萬居自法返國攝於上海

董老師先教尺牘，他說：

「人家談諷秀才連一封家書都不知寫，所以先教尺牘。你們要注意聽講，然後練習寫信。」

對秋水軒尺牘，小倉山房尺牘，都詳加講解。

當萬居讀到小倉山房尺牘第七十一篇：

「枚常謂物性，即人性也；草木萌芽，難忘情於故土，人生發軔，多回首於恩門。」

又四十五篇

「君爲公子，隨風雲車馬以飄然；僕是山人，抱白石青松而老矣。相見之難未有如我二人之銷魂者！君家蘭玉，各自崢嶸，有三珠五桂之遺風。」

對祖國風物，上國文章，不勝嚮往。

教過尺牘，又教幼學瓊林。

幼學匆匆授完，又教論語；其實論語、孟子他們弟兄都不但讀過，而且能背誦如流；可是聽董老師講授，如此精湛。論語二十篇講過，又教大學。

大學本是小戴禮記的一篇，經朱子抽出來列爲四子書。董老師把三個綱要「明明德」「親民」「止於至善」，詳加講解。又將

「格物」「致知」「誠意」「正心」「修身」「齊家」「治國」「平天下」八個條目的關聯，一加以說明。

大學講完，接着授中庸。這時已是秋盡江南草木凋的時節。

中庸爲子思作，是儒家人生哲學，論心性多精語。當萬居讀到：

「故君子不可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不事親；不事親，不可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不知天。」他想他事親尙嫌不足，所以讀書時，有時又偶而缺席，跟鄉家孩子們，下田挖番薯；又有時去捕捕魚。西端對萬居缺的課，設法又講授給他聽。

入冬時，開始講孟子，董老師認爲孟子很重要；有心性的研討，修養方法，比論語更透徹，更重要的是政治主張。

這時萬居頭腦不再空空，說話有內容了，舉止也合度，因爲聖賢思想，已深入心中。

董老師更鼓勵他們作詩，輕抒下心緒。

萬居國學基礎就在這一年促進，可以說：這一年的進修，是他一生重要時期。

臘月十六日，依例封館，度春節。師生依依而別。

萬居辭別老師，他對西端說：

「我們真像朱公撰稱頌程明道先生善於教書，叫做『如沐春風』，真不錯，我們在春風中坐了一年。」

西端笑着說：

「現在的老居，出口成章，頭腦不再空空啦！」

爆竹聲中除舊歲，年老的人，總歎息在日人統治下，日子難過；可是我們大漢民族，無論走到那裏，這年總是要過的。萬居老母親，煮了湯

圓，先敬過祖先，再分給萬居吃。母親望望他唯一的兒子說：

「你今年要充什麼頭路？是賣豆啊？還是捕魚？」

「我都不愛，我愛讀書！」萬居答。

「讀書，又是讀書，你讀幾年啦？夭壽仔！」

母親不覺說溜了嘴，大年下，為什麼這麼罵。

可是自己又委屈，也不管過年不過年，又號

啣哭起來，母親脾氣，他最知道，性情剛烈，但

心地却很好，等她老人家哭完了，有話好商量。

果然母親哭完，雲收雨歛，又覺得對兒子不

起，看他還規規矩矩站在那兒；低頭想想：他西

端堂兄說過：「讀書多了，可以教

書。」可是萬居那時虛年數，祇有

十五歲，是不是可以去教書？但是

看他樣子，已經長得十七八歲一樣

高大了。「你可以去教書嗎？」母

親問。

他稍思索一下，回答：

「可以，但是誰給我教呢？」

他自己也想，太年輕了，會讓人看

不起。

「我過兩天，到林投園你外婆

處問問看。」

她在孤苦無依時，總會想到娘

家，過了兩天，她提了一袋自己種

的豆子，又提了一隻雞，一隻鴨，

權做禮物，回來娘家。平日為生活

掙扎，很少回來。

當她把生活困難敘述後，又說到兒子萬居可以教書，請故里的姊妹們，把要讀書的孩子，都介紹來。大家都有同情寡婦孤兒的心，一下子講定好幾家，約好元宵節後，萬居到外婆家坐館授徒。

母親喜不自勝，回家後，把經過情形，一五一十講給萬居聽，教他準備去做先生；他平日雖比一般孩子膽量大，但是究竟是十五歲孩子，這時候嘴裏雖然答應，心裏多少有點惶恐。祇有把經書一本本整理好，每天看了又看，心頭思考着去如何為人師表。

母親心想這孩子以後可以不必勞力，祇要用心教教四書、五經就謀生。哎呀！教書先生不能赤腳呀！

「這錢拿去，到北港鎮上去買雙布鞋穿。做先生的人，不能赤腳呀！」母親停停又說：「我把你父親留下的長衫，給你修改修改吧！」

說完，剪了又裁，慈母手中線，穿來縫去，用心用意把十五歲兒子，裝扮成先生模樣。就像王孫賈改袍子樣。

萬居初穿鞋子，覺得實在不好受，覺得既熱又窄得夾腳，爲了體面，祇好忍受。

就在萬居十六歲那年春天，開始在林投園，設館授徒了。他用紅紙正楷寫上：

至聖先師孔子神位

教小學生行禮如儀，八個小學生，年齡七歲到九歲，就把自己當初學的那套，搬出來教他們。想不到學生都很尊敬他，家長也都信賴他。繳來的學錢，他趕快託人帶給母親。



李萬居（二排左）當選省議員時偕夫人（前排左）答謝友好之情景。

教書生涯民族心聲

教書生活，不如想像那麼平靜。原來林投園早就有位冬烘先生，在教三五個小學生；他得知新來教書的，一下就收了八個學生，而且又祇有十五歲少年，心存輕視，有意給他點顏色看。

有天冬烘先生用張紙，寫一行字，差一個小學生送來；萬居一看，分明是一上聯：

「天無二日，山無二主，僻鄉何用二夫子。」

「地有雙聖，海有雙龍，林投可請兩先生。」萬居匆匆對出下聯，然後交給那孩子，送回冬烘先生。冬烘先生一看，不覺臉紅。因為他苦思，甚至於擦斷數莖鬚而成的上聯，被這年輕先生，一會兒就對出來了。是的，地有至聖先師孔子，亞聖孟夫子；海中有雄龍與雌龍。再看他的書法，清秀之外，又挺拔有勁。他決定過訪這位年輕老師。

「請問什麼先生，你就是這家館的老師？」

冬烘問。

萬居聽了，自覺氣餒，一時急中計生，就隨口答：

「敝業師因事沒有來，先差我主持幾天。」

冬烘一聽，原來他是徒弟，學問就這樣好，將來老師來了，更不得了；忙拱手作禮。

寒暄了幾句，又交談了幾句，覺得這年輕人，不可輕視，就匆匆告辭了。

冬烘先生回去想：徒弟都這麼強，將來師傅來了還得了？於是第二天收拾衣包，托病遠走他鄉。

萬居心情很惡劣：心想何必搶人家飯碗，被人苦苦相逼；回家吧！田園荒蕪胡不歸？可是轉念一想：不對，慈母殷切地希望，希望他像個教書先生，結果設

教不久，就打道回府，像不能吃苦的浪蕩子，一定會貽笑親朋；這時他彷彿過河卒子，祇有進路，無退路。祇有硬撐下去，做蒙師不容易啊！他正想同拜那位冬烘先生，不料已在先一天走了。萬居心裏一直歎咎。

那冬烘先生也不會忘記那年輕教師：十四五歲，在別人是踢毬子，捉麻雀的年齡，他却執起教鞭來。

在鄉下教書，再好的先生，也保不住學生天天來上學。因為鄉村民生疾苦。學生常常要幫家裏做事，尤其是農忙的時候。

「憨仔：他們三人，為什麼都沒來上學？」萬居問。

「在幫忙做田，揀土豆。」

「老師：我明天也不能來，我阿母教我請假。」萬居在許多孩子缺席的時候，情緒有些煩，要講下去，怕缺席的學生聽不到；不講下去，心又不安，來上課的小孩沒有進益，他望着孔老夫子的神位發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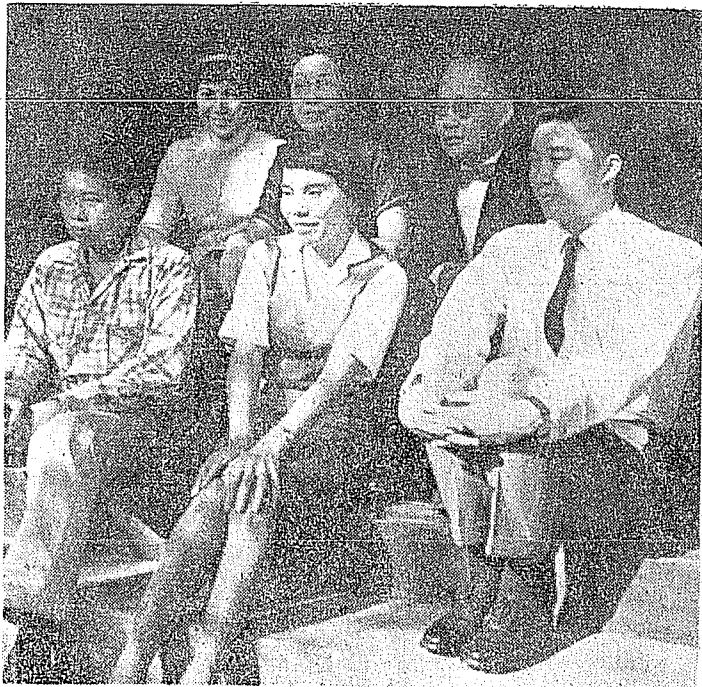
他索性宣佈農忙時期，放三天假。他自己也回十里外植梧去省親。

到家一看，母親，姐姐都不在家，正是秋收時候，她們都下田去了。

母親看他回家很高興，他匆忙脫下長衫，也下田去幫忙。

在家忙了三天，又匆匆趕回林投園。聽說日本人要辦日文學校，強迫台灣同胞去讀。這漢文，這聖賢人的思想、言語，將消滅了嗎？

他決定將論語快教完，學生背誦不出，他就



李萬居（二排右）與家人合影。

舉起戒尺，教不嚴，師之情。他記起關中張載十八歲見伊川程子後，曾寫下宏願：

為天地立心，

為生民立命，

為往聖繼絕學。

為萬世開太平。

這些古聖賢高深學問，不繼續下去，終將滅絕，要承先啓後，方不愧為教師。

他照例於臘月十六日封館。收拾書箱回家過年。

阿姊出嫁萬居剪辮

在萬居十六歲那年，「海口厝公學校口湖分校成立」，招第一期學生。萬居開始讀日文。他想：讀就讀吧！可以和日本人打打交道。可是他家境清寒坐在教室裏讀書，往往想起母親哀怨的眼睛。他，怎能如其他環境好的同學，安心讀書呢？考慮再三，半工半讀為上策。

於是就拜託他親友們，找幾個小學生，在他自己放學後，去教他們。不久，又找到幾個要唸漢文的孩子，又開始了他半工半讀的生活。

跑鄉下的路，鞋子很容易破，又無錢買，就常常赤腳去唸書，包一團番薯乾做午餐，放學後再匆匆趕到學生家裏教漢文。

林花匆匆謝了，春天過去，南台灣夏季是漫長的。萬居已稍習慣這白天讀書，晚上教書生活，心情也開朗些。

一個炎熱的下午，他與幾個同學從口湖學校放學一起回家，路過一灣流水，牛挑灣溪上面有

座橋，一時興起，大家喊着：

「泗水！泗水！洗身軀！」

「老居！加緊脫衫！」

他們一個個脫掉衣服去游泳，其中一個名叫

林李相，不知水的深淺，跳下去沒好久，手就在水面上擺幾下，不見人影了；大家驚得目瞪口呆。

萬居知道正面救人，一定被他緊緊抱住，同歸於盡；於是急中生智：一個猛子砸下來，游到林李相跨下就頂着林李相浮上水面，同學們都鬆一口氣都喊：

「老居真聰明！」

「老居像宋朝司馬光呀！能救人！」

這林李相，是他堂弟，過繼嘉義縣新港林家。

萬居早讀書，晚教書生活，祇繼續一年，家裏實在太窮了，田土所產，實在變不出多少錢；母親脾氣也愈變愈暴躁。

「明年不要再讀書啦！」母親在憂愁地說。

「捐稅繳不出，怎麼辦？還是專門教書，多賺幾個學錢；再不然捉魚，賣豆子也好！」說完看看她十六歲長得瘦高的兒子，她兒子恭敬地答：

「我不讀日本書就是，我專門教書好啦！」

萬居的姊姊李藕已經十九歲，長得亭亭玉立，雖然沒有漂亮衣衫，但生來勤快、節儉，早晚幫忙母親操作，也沒纏足，臉上有個深深酒渦，早經媒人說合給水林鄉萬興村余家做大媳婦今春送來喜餅。想訂個日子，迎娶過去，送龍鳳喜餅，本是中原古風。

母親既高興，又難過。高興的是女兒有個歸

宿，難過的是，家中少個幫手，萬居整天在外時多，回家時少，日子是更寂寞痛苦。

萬居仍舊以教書為職業，我們漢人，老腦筋，白天看孩子去讀日本書，晚上暗地裏請老師在家教漢文，他教漢文之外，又多一層本領，學生們在學校唸得半生不熟日本文，他也可以幫忙教。所以在當時，他在梧栖村，還是位受歡迎的教師呢。

歐風美雨，也慢慢透過這淪陷的島上，萬居開始穿西式短裝，把髮辮也剪掉啦！

自從剪掉辮子，穿了短裝以後，精神爽快，不過平常仍舊穿布鈕的對襟衣服，赤着腳。

萬居教四書，五經，當時稱謂——漢學，孩子們都很歡迎，家長也知道這少年人肯吃苦，教學精神可嘉，來求教的人日多，索性就在梧栖村一座廟裏調天宮設館，每晚點起煤油燈來教學生，他想：也許一生就長此教書下去。

不過每當回家，母親情緒特別壞。是的，阿姊嫁了，家中大小事都要她自己動手，日本人常來催捐稅，難怪她老人家，長吁短嘆。

志在四方屈就鹽警

北港梧栖村，離萬居所住的草寮不遠，有座並不堂皇的古剎——調天宮，本是他發蒙的地方。現在他正式在這座廟裏設館授徒，這年他已十七歲了。

日本已在各地設立所謂「公學校」，也就是日語學校，加緊文化浸透。可是一般人腦筋守舊，仍教子弟讀漢文。

萬居的書館，在教育制度上，叫大複式班，有剛發蒙的小學生，也有讀過兩三年的高班學生。

當他這還教小學生唸：

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。教之道，貴以專。昔孟母，擇鄰處，子不學，斷機杼。竇燕山，有義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揚，養不教，父之過。教不嚴，師之惰。子不學，非所宜。幼不學，老何爲？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學，不知義。」書聲朗朗。

這邊教較大的學生寫毛筆字，並教他們如何先臨顏真卿、柳公權的帖，顏字厚重，柳字挺拔。「你們大家從顏字取其渾圓；從柳帖體會骨架神韻。字彷彿是人們的衣服，可以從你的字，看出你的出身和學問修養來。練字兼有修心養性之功，所以你們要好好練字！」萬居身穿長衫，足穿布鞋。一句一句地說着，現在是位很像樣的老師了。

這邊字寫完，就開始教論語。

他正敘述而篇：

「『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』」

「這文就是詩書禮樂典籍。行是謹守禮法，循守禮法。忠是心地要厚道，保存天理。信是言行一致，注重力行。孔子行教，以此四事爲先……」

他講到這裏，想起那班發蒙學生沒有做，趕快教他們拿出描紅的簿子。

來描紅練字又匆匆走到那些年紀較大的孩子們面前，那是最高班，是讀完秋水軒尺牘，模仿

書中口氣作文呢。

題目是致友人書：

「某某吾兄足下：

良友難逢，菊花依舊，滿城風雨，我懷何如。兄有意來舍飲薄酒否？」

萬居看了，笑笑。他的學生也能之乎者也啦。

他就在大複式班中教了一年，臘月十六日循例封館。

萬居想：賺的學錢太少，都是隨學生自己繳的，也不好意思自己去討。同時民窮財盡，那有多少人富裕呢？何況植梧常遭海水倒灌，是落後而貧困的農村，大家講詩書禮讓，可是無法讓老母吃飽怎麼辦呢？

「男兒志在四方。啊！我想出出遠門！」萬居下了決心，要遠走。

循例臘月十六封館，回家幫母親做做，打雜事。委婉道出他心思，想出遠門，多賺點錢，免得母親煩惱。她母親也同意。

春回大地後，萬居十八歲了。由林平霄先生介紹，到布袋做事，母親給他收拾被包行囊，打發他到布袋去。臨別再三叮囑，她老人家灑了眼淚回去。

當時的布袋，稱布袋嘴很繁榮，車馬行人很多。萬居就經林先生介紹做「監視補」，也稱爲鹽丁，也就是鹽警察。從此每月有了固定收入，除了自己吃用外，就可以帶回給母親。

他看到海上許多船舶，許多漁船在早出晚歸；又看到許多商船在搬運貨物；海上浮着許多白

浪，由遠而近，使他悠然神往，海的彼岸不是祖國大陸？！他站在高岡翹首西望，想一覽大陸河山，可是看不到。

他開始交朋友，與人很和睦，並且也豪爽；他無親兄弟，門裏祚薄，他想結交朋友，古今朋友有時還勝於手足呢。

中秋節到，他請假回家，看看母親，給她老人一點錢；心裏很覺不安，賺的錢太少，無法使母親生活好轉，他想換換環境，因此對姐姐阿藕說：

「在布袋嘴，賺錢太少；看不慣日本人欺負漁民，我真不想做下去，又怕阿母生氣。」

「凡事忍耐呀！老居！」姐姐無可奈何地說。萬居要往布袋，母親看兒子要走，心裏有無數的話要說，但又說不出，祇是再三再四叮囑：

「不要學旁人拍麻雀（麻將），不要賭錢；不要吸洋煙；不要亂花錢，莫去跟女人開玩笑，有好女孩將來娶給你就是。」

萬居聽了，連稱：「是！是！」他自幼讀了好多年書。又教了好幾年書，古代往聖先賢思想，時時在腦中湧現，怎會胡作非爲呢？

母親今天例外送他一程，她有心思欲言又止，近來日本人收嘉南大圳催租稅催得急迫，她心一橫，已決定一件生死大事，不能透露給她唯一兒子聽。

她想：反正他長大了，又有了職業，可以放心離開，這世界對她是無幸福可言，早點離開算了。

日吏相逼阿母懸樑

萬居母親吳嬌女士，性情剛烈，當她決定一件生死大事後，她把屋子整理一番，根本談不到細軟；祇是把舊衣衫細細。兒子如果爭氣，將來不愁衣食，也不一定需要她的破銅爛鐵。她日子太難過，想早日解脫。白天難過，晚上更難過。

農曆八月十六日，不出所料，日本收稅人又來了，像兇神下界，氣餒逼人：

「歐巴桑：提錢來！你的租稅是三十圓！加緊！」

「我沒有錢！田裏出的一點豆子，也賣不了幾元！」

「那你的不繳？」說完，皮鞭一甩：這響聲震耳欲聾，幾乎打在她身上。

「好！」她牙一咬。「明天一定給你，你明天一定來拿呀！」

「明天的一定喲！」那日人眼睛瞪她一下。

天黑，她獨自哭了一場，想想女兒嫁的人家還不錯，余家是耕田的老實人家。兒子呢？以後看他有沒有志氣，自從她丈夫李錢死後七八年，這苦無法再熬下去啦！她想想又哭一場，然後取一條麻繩就懸樑自盡了！

八月十七日早晨，鄰居看她沒有開門操做。都互相覺得奇怪，她老人家，一向是勤快的呀！

「是不是她抱病啦？」

「教日本人氣死啦？」

看那日本人又來了！右手拿着皮鞭子，左手捧着捐稅簿子，兇神附體般地走來，響亮的打門聲，使四鄰都圍攏看；祇見那日本人用力一推那木板門，就大叫一聲後退，然後就噙哩咕嚕說些

日本話：他們找個通日語的青年人來，知道萬居母親上吊自殺了，並且要經過驗屍，方准解下來，說完揚長而去。

他們的鄰居，也是他們李家本家，都聚攏來，驚慌失措，不敢將她老人家屍體解下來，解下了也無用，因為手脚都冰冷，毫無生還希望，恐怕是前半夜尋的短見。又派少年人去水林鄉余家送信，叫姊姊李藕回來；又另派專人送信給布袋做鹽警察的萬居，見了面祇說病重，免得他路上驚慌過度。

姊姊李藕回來，哭了一場又一場，聽了令人心酸。

萬居趕回來了，進門一看母親懸在樑上，是悲哀及驚嚇過度，使他哭滾在地上，哭得聲嘶力竭，連哭號着：

「阿母啊！……阿母！……」

鐵石心腸聽了都會下淚。他哭滾在地上半天，經他堂兄李修、李西端等拉起。安慰他要做孝子，要行禮磕頭，辦喪事，不能哭昏了自己，無法負起孝子責任。

我們漢民族，雖然被異族統治，然而仍舊保持我們民族性，一向勤勞互助，濟弱扶傾，這時親友紛紛解囊。

經人催促，日本人來驗過屍了，證明自殺，方准放下屍體；家人又一陣哭號。

萬居身上一個錢也沒有，經大家七拼八湊，買一副棺木，裝殮蓋棺；萬居哭得淚如雨下哭嚔終日；李藕邊哭邊喊，想喊醒已瞑目的母親。人生最苦的是生離死別。

在異族統治下的人民，猶如孤兒，毫無保障，當然日本人逼死是不償命的。

喪事草草完畢，葬於李錢先生之傍，生同衾，死同穴。萋萋墓草，如訴不完的淒苦人生故事。

萬居成徹底孤兒了，這年萬居十八歲。母親享年僅五十二歲。

黎明即起拌糠餵鷄

萬居自喪母後，家中祇剩下他一人形影相吊。草寮陰暗，風雨晨昏，更增加孤苦淒涼意味。

他堂叔李九鎮尚健在，教他過去吃飯；爲了他離開陰暗的草寮，讓他與他大堂兄的長子——水波，同睡在草藥店的大木櫃上；這時的草藥店，已由李修經營。

萬居無意再同布袋做鹽警察，他看不慣神氣十足的日本人欺壓漁民。

十九歲的少年人，總要找工作啊！內心非常苦悶。他對堂叔，堂兄們說：仍舊想教書。大家的意見是，教書太清苦，不如從事生產。大家商量的結果：找個山坡，大規模養鷄，兼來教書。決定找個鄉間，大規模養鷄，找幾個小孩子教教。

二堂兄西端，送他三十隻母鷄，堂叔李九鎮，送他兩百元做資本，加上他自己的所有，共買了母鷄一百隻德國種鷄十隻。大堂兄李修，並且把他大兒子水波交給他，供他差遣，幫他餵鷄，上午讀日本的國民學校，下午跟萬居讀漢書。

萬居又暫時離開梧北村故土，母喪後第一次

離家，不免又滴下不少眼淚。他攜侄兒水波，遷到江西寮山上。這雖也是草寮，倒也寬敞。早晚餵鷄，白天教書。水波當時是八歲大的孩子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皮膚，算得上是伶俐的兒童。萬居想：

「古人說得好：『嚴師出高徒』，我做阿叔的人，要兼嚴師，好好逼他一遍，看他將來有點成就不。秀才都有一對秀目，我一定要栽培他！」

想了想，然後說：

「水波！來！去餵鷄，順便在草堆裏鷄卵檢回來，然後來背書。」

水波把糠混的食料散在地上，逗鷄回來，一隻隻抓進籠裏，然後檢了些蛋回草寮。趕快拿起漢書背。

萬居把晚飯煮好，可是心裡，徒生一計，何不讓水波背好書一起吃！於是喊：

「水波：你好好把我近幾日教的書，都背誦如流了，再一起吃飯。」

水波看熱騰騰的飯菜，不免口水直流。但不敢露出饞相，祇有死命地背書。

萬居在草寮來回踱着，心思很沉重，國難、家仇，一身如寄，二十歲不到，就遭逢父母喪大變故。因為飽經憂患，儼如二十幾歲的人。身高最少至一七〇公分以上，髮辮已剪掉三年，此時已經會用髮臘整理自己的頭髮。似乎對每件事都認真，態度初看起來很莊嚴，其實對人又過分熱誠。

這草寮裡，劉老板給他設備了竹桌竹凳，這也是他的學堂，用張大紅紙寫着：

至聖先師孔子神位

學生有背不出書的，就教他對神位跪着。

附近人家，知道萬居能教書，都陸續把子弟送來。有些人知道大陸已經是民國時代了，並且有女學堂，心想女孩子讀讀書也好，能够記帳，寫寫信，所以有些人家，把女孩子也送來讀書，羅絨花就是一個。

羅絨花的父親羅容，與萬居也相識，深佩萬居學識修養，所以把女兒送來。絨花當時十歲，是個活潑美麗的女孩。這天吃過晚飯，進草寮來背書。

「噢！萬居叔，你們怎麼還沒有用晚飯？」絨花說。

「等水波把書背好再吃。」

「水波加緊背呀！」絨花喊。

水波在牆角搖搖頭。絨花走近他，他小聲說：

「我現在不敢背，背不出，要遭打。」

「水波：過來！背！」萬居大聲喊。

水波捧着十四本書，四書七本，幼學瓊林四本，尺牘兩本，詩經一本，戰戰兢兢，雙手遞過去，

子曰：『學而時習之！』萬居爲他提示。

水波趕緊接下去：「子曰：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；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』」

不知是駭怕？還是疲倦，越背聲音越小。

萬居一戒尺打過去，大喊：

「跪到孔夫子神位前去背！」

「絨花！」萬居轉向羅絨花。「你來背！」

絨花這女孩子，很聰明伶俐，不到一個時辰，把兩本三字經百家姓背的滾瓜爛熟，祇有一個字音念錯了，她沒注意到，萬居沒有打她，祇說：

「書背好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」

可是羅絨花磨磨蹭蹭不走，看看水波，那可憐的樣子。心殊不忍，她因爲是剛進學堂不久，所以祇背一本三字經，一本百家姓，水波要背那麼多，怎麼辦呢？

羅絨花忍不住了，流淚滿臉，哭着求情。

「萬居叔：叫水波吃飯吧！呷飽再背，不然，明天背也可以！萬居叔！」

這萬居叔表面嚴肅，內心也軟化了。

「來！背詩經！背了呷飯！」

「開關睢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

也許是韻文的關係，倒也背完二頁。

羅絨花看他們叔侄二人開始吃飯了，方告辭，他弟弟羅萬春也提燈籠來接她啦。

萬居手上沒有錶，壁上沒有時鐘，他看看燈盡油枯了，時近子夜，就住大竹床就寢。

黎明即起，他帶水波尋野菜，拌糠餵鷄，然後再到草堆檢雞蛋，水波上午要到國校上課，教師是林李桐，也是水波的叔父，過繼給林家。林李桐人很聰明，與萬居是堂兄弟，感情很深厚。叫水波通知林李桐早些來吃飯。

萬居將蛋賣掉一部分，一部分留着孵小鷄。今天索性煮一隻鷄，煮些蛋，請堂弟大吃一餐。

(未完待續)